

## 或許可能應該

往往是身體裡面聚集了許多字辭，卻找不到拼湊的方式，詩的語言破碎。對於空白，太想塗抹些顏色，卻更加凌亂。身體與靈魂的對話永遠讓人感到凌亂。

天空一片澄淨，陽光穿過眼睛，可以感覺到閃耀溫度。有時候感覺這世界是太大了，大到人與人距離都好遙遠，沉默如同黑衣，披掛在每個人的身上；但是，世界也實在太小了，不停出現各種形式上的擁擠，我回頭看，卻一直被推擠向前。還沒說有出口的事，早已經成為歷史。

盼望流逝和祈求停留的時間，使我焦慮而精神分裂。習慣加上許多模糊的語句，或許可能應該，只是因為無法確定；當然，也像你曾說過，那其實是怯懦。怯懦去承受事實，面對自己。或許可能應該，你笑我說話的方式總是充滿著不確定，難以理解，於是我知道在那時，你的確了解我，縱使，這溝通如同試著解開一個謎題。隱晦在艱澀的詞彙裡，鮮少有人能準確地去了解那意義。我總是如此，如同那些聾啞的文字，不容易親近。但是在那瞬間，你卻能夠了解。

遠遠地，像離群索居的流浪者，我的靈魂遠遠與你相望，看你沉思；在你陷入一片沉默底，我的確像一個流浪者，無處可戀棧，而你是我無法企及的遙遠。或許可能應該，我之於你，也是一個充滿秘密的房間。

等待你再次向我走來，這等待太漫長，世界寂靜。甜蜜的濕潤的幸福與期待被風乾。在我們失神頃刻，你能看見麼？宇宙之外，一枚稍縱即逝的流星崩落。

已經過去了。我說，或許，許多在當時未曾說出口的話和說過的話，都已經過去了。翻飛的蝴蝶、冷白的月、以及雨裡濺起的水花，甚至整個時空，過眼遂已渺茫。還未說出口的心事，已成為歷史。深夜裡萬物沉睡，只有我，只有我還眷戀不捨，記憶依然鮮明。可能，我好多好多話依然想告訴你。如果，偶然一天，某一天；經過很久很久

以後，我猜那是個半落的黃昏。秋天一樣金澄澄的夕照擁著你，你像個將落的太陽般衰老。如果那麼一天，你也許想得從前，當記憶還不像現在破碎之前，我曾經也是你多麼珍視的一串名氏，一串溫柔的心事。那時，生命才像新月一樣，還有許多時間允許等待……。而現在，不行了。黃昏像秋天一樣閃耀地到來，你也許早將我削薄成一張紙片兒貼在心口，幾乎褪光了色彩。我想那是個溫柔的遺忘，你不是存心的；只是，夕陽，太短暫。歲月已經像半落的太陽般，衰老。那時，應該，我會獨自記著所有的片段，和往日，記憶著自身的歷史。

因為生命，這一切，像個旅程。往返與流浪，並且激起又沉寂下去。沉寂。我的手冰冷了起來，深怕你不能拆穿我依如往常維持的美好假象。或許，假象破碎，謎題也將破解。而時間的謎題，誰能夠破解呢？你我都知道的，知道身體終將衰老；生命這支歌並不是永遠唱不完，所以才要努力追求守護企求的美好與幸福。我可以細數經過的快樂和痛苦，最後將不是一場唏噓，或懊悔。是不是？

你曾站在我身邊，我們像站立在幸福的至高點。與時間連不上一條線，聽不見任何聲響，世界做了一個夢，四周抓不到流逝的隱喻。一直到風乾的裂痕刺痛著我，才從恍然中醒來，自空中崩落的流星碎片，插滿雙眼。

你說，怯懦；你也怯懦。所以沉默在不著邊際的闐靜中，如同你的一身黑衣。我想起了一首詩，是我們互相讀給彼此聽的許多句子。我曾在深夜裡向你訴說的文字，破碎的殘像，對於詩。詩一般綿密的囁語，我們分享彼此的夢囈，如同吟唱神秘的符號；屬於你和我所建構起來的一種語言，一種暗號。而我滿足於眼神的交換，在暗號與符號裡我悄悄完整，這是一段你不知道的故事。

在書頁與指尖觸碰的時候，聆聽風聲的時候，我們之間聚集眾多舊日時光沉澱後的色澤。我試著去描述它們，想要保有它們所給與我的感觸。啊，那就是我的語言了……將語言聚集成光束，朝遠方釋放；釋放我的焦慮與不安，踟躕和愉快，那就是我的世界，我特有的。是在夢底，蹣跚著自己的舞步，回憶、現在、回憶、未來。或許可能應

該。

每每尋找一個主題，或凝聚一個焦距，開始鋪陳延伸。我的主題，我的焦距，往往是你，往往是反射在任何地方的自己。我曾說你是無可救藥的自戀，任何語言在你的世界，只能變成你的反射。你微微地笑了，因我是對著你描繪我的鏡像；因你早已悄悄埋下分袂的伏筆，我卻還渾然不知在這段故事中，我已不是，你所珍視的。沉默將我倆包圍，我們的臉在彼此眼中不再容易辨識，如同那人群裡的某一個，某一個陌生人。

這些，已是舊事，舊事令人更覺寂寞。時間不許我執迷，而人群擁擠，向前推擠。或許，我已退出了你的思忖，成為方向歸零的流浪者。這一段小小的記憶，經常挑起許多後設的想像。常常是聚集了許多字辭，找不到拼湊的方式，說不出口的話語，冷涼如一片荒原；而荒原上滿是破碎的詩，與被人棄置的暗號。